大乘集菩薩學論卷第八 主

[illegible]

集離難戒學品第五之餘

又虛空藏經云譬如孔隙蟻入其中
菩薩亦介若心有間隙則魔得其便
是故菩薩令心常無間隙若心無間
隙則諸相圓滿及空性圓滿
論曰況復諸相圓滿者即菩提行亦
不捨修習觀諸空性廣如寶髻經說
又如無盡意經云謂欲發起斷除惡
不善法者說彼復有餘散亂心三摩
地蘊是對治行說此是名三摩地分
乃至是名惡不善法

護身品第六

論曰此言遠離虛無果剎者說何所
成就耶此常成就正念則得遠離虛
無果利所謂不違如來教勅守護果
報尊重正念於一切身不動自性安
住正念利益衆生隨應所行堅固正
念見諸智者樂作所作不動正念不
怖時分親屬禮制於身解脫正念於
四威儀道分揀察正念於威儀道安
庠平正守護不亂具力正念[illegible]

時慎護高舉手足容貌其量端雅敦
肅正念若應聞說者乃至知彼聲品
無高無下一語正念學者共行勿於
餘處令佗驚怖而生過失自心恭敬
令佗淨信守護正念心如醉象以奢
摩佗常摩制之是爲正念住於觀察
當照其心是爲正念於衆福饒捨離
餘事如所說念一心守護是爲正念
成就如是念者說爲遠離虛無果利
又於此念得極尊重彼尊重事一切
觀察現前輕毀是所對治如是尊崇
知已則於此廣大平等何名平等故
無盡意經說奢摩佗者云何奢摩佗
無盡若心不亂謂寂近寂密護諸根
性不高舉不動不搖深善謹密無生
無作唯一境性獨處閑靜捨離憒鬧
身遠樂事心無動亂意樂空寂亦無
惡求乃至護威儀道知時知量及知
止足易養易滿等
論曰云何於尊重平等而不能生如
實智耶謂過去牟尼所說若於三摩
呬多則如實知如法集經云於等引
心得如實見如實見者菩薩於諸衆

生大悲心轉我得如是三摩地門於
一切法皆如實見當爲成辦一切衆
生以大悲薰修諸上戒定慧學圓滿
成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
於淨戒善住不動得無懈惓
論曰此奢摩他於自他尊普平等起
越無量罪苦得彼世出世間無量富
樂我當趣求發勤修習諸人宅中希
求清冷之水得極尊重諸學弟子當
住如是正念行相近正念者則得遠
離無果利事若遠離無果利者則彼
雜不生是故欲護身者當推求念本
常近正念故最上授所問經說在家
菩薩云彼於米果甘蔗等酒及放逸
處一不樂著者則無惛醉亦無沉湎不
嚚不動亦無忘失狂亂高舉及惡罵
等由近住正念正知故彼經復說出
家菩薩正念正知而不散亂又寶髻
經云若正念者一切煩惱而不能生
若正念者一切魔事皆不得便若正
念者邪道惡道皆不能隨若正念者
如守樂閣鑰一切不善心所法悉
不能入此說是爲正念正知者般若

波羅蜜多經說行則知行住則知住 [illegible]
座則知座臥則知臥如其身勢是名
正知乃至得不違越彼正知行謂可
觀不可觀若衣持鉢若飲若食若眠
若覺及與攝護取捨屈伸去來坐立
或語默等各居所安修正知行
論曰戒定相成如月燈三昧經云謂
此戒功能清淨無垢速得等持由定
趣入則相應戒亦復趣入是故由戒
正念正知得三摩地由三摩地一心
故得淨尸羅彼經說言禪定功能中
得住無行亦非無行相應故遠離
境界無境界故不起染習如是成辦
密護根門
論曰此由心所成辦修習戒定二種
綺互增長此說菩薩學者利諸衆生
調心成辦而爲根本故寶雲經說知
一切法皆依於心心爲先導故徧緣
諸法又世間諸法定心以心所緣而
不見彼則使業清淨若清淨已則心
無流轉心無流轉所心如燒鍼或如
端流始是心相徧能觀察得住正念
心不徧緣則心得自在心自在故於

一切法而得自在又法集經云謂若
有法法無處所亦無方分即已自心
是所尊法說名為法是故我於自心
謙敬建立極妙殊勝當知我起此善
攝受所以者何謂若於心有是功德
過咎無是功德過咎彼菩薩者此二
種心唯求成辦功德而不造過咎說
如是心是所尊法所尊法者即菩提
故世尊我於是法開演成就如是安
隱正覺又華嚴經云謂於自心建立
一切菩薩行故自心建立度脫一切
衆生故乃至善男子我於自心當知
是住應知自心具足一切善根故應
於自心淨治法雲地故應於自心堅
固無障礙法故又如善財勤修精進
欲見摩耶夫人觀主城神名曰寶眼
饒益教誡作如是言善男子應守護
心城謂樂排遣一切生死輪回境界
應莊嚴心城謂專趣求如來十力應
淨治心城謂畢竟斷除慳嫉諂誑應
增長心城謂增長大精進行求一切
智應防護心城謂摧碎魔輪禦捍一
切煩惱魔衆及惡知識應廣大心城謂

以大慈普及一切世間應覆蔭心城
謂以廣大法蓋對治諸不善法應密
護心城謂遮諸世間內外所有無令
侵入應嚴肅心城謂欲排遣諸不善
法乃至善男子以菩薩得如是淨修
心城則能積集一切善根所以者何
由菩薩淨修心城故則無諸障礙謂
現前不住或見佛緣聽法緣等
論曰是故住此菩薩學者於心所行
得不動思等心不動外境不起妄念
不正知者謂於三摩呬多其心動亂
或於他境而有攀緣若得正念正知
則外境不轉彼自在故無一攀緣乃
至求彼安住如先所說功用廣大今
利益解脫衆生故得修如是淨信云
何得一切處希望潤澤不遠不緩斂
斷福行不捨衆生所謂不捨衆生者
是菩薩修作如法集經云喜見菩薩
白佛言世尊菩薩以如是行衆生見
者俱生喜樂何以故世尊菩薩除無
所作唯一化度衆生世尊是名菩薩
法集
論曰如是復造何過失耶謂輕毀諸

佛及輕世間墮地獄中如煻熯覆苗 菩[illegible]第八 第七張 主
熾然燒煮慎勿輕毁如前數說造此
報者如寶雲經說輕毁禁戒一不生淨
信一心捨離諸衆生等又如彼言云
何是菩薩學處乃至爲諸菩薩不行
非處無非時語知時知方若不如是
即令諸衆生不起淨信何況護諸衆
生及爲己身威儀道行求菩提利益
具足圓滿喜樂調柔於此現前合集
無多執著又法集經云若護禁戒則
護諸衆生應怖彼方謂於女人里舍
勿共住屏處護世間者勿容故作又
若愛用水陸地等大小便利涕唾不
淨屏處棄諸利益心護天人者勿
容故作且正法念處經云菩薩尚不
以殘食施人若故作棄殘行者隨餓
鬼趣又菩薩別解脫經說所向清淨
處見皆非梵行畢竟經說修梵行者
不應現前擲小齒木亦勿現前遺彼
涕唾如是於尊重者慚恥儀式一切
見是義已怖彼重罪又如彼說下應
高語亦非儀軌如梵天所問經云應
知菩薩者譬若新婦又菩薩別解脫

經云遠離世間人不喜作謂乃至一不
滿口食歌齊有聲不伸腳坐不露
肘背
論曰如是自當遠離人見聞已不喜
守護又如是棄捨不喜作語亦不爲
難念隨所解於義可見故海意經云
無衰弱語無麤獷語無熾然語無一不
實語無貪順卑下語無下劣語無麤
澁語無瞋害語無動亂語無戲劇語
無對面鬪諍語又如来祕密經云復
次善男子菩薩無愛著語猛惡語麤
亂語染污語缺漏記別語自分高強
語他分離散語自讚功能語破他功
能語不救拔語增上慢記別語十地
經亦作是說謂若發言喜自眷屬破
他眷屬斷如是語謂應發言潤澤柔
軟意喜適悅美妙可愛悅耳快然心
行樂欲分明不謬所聞通達無一不依
止多人愛樂多人歡喜平等稱讚利
益安樂一切衆生自他眷屬意喜踴
躍滅貪瞋癡一切煩惱如是行相若
發語言乃至對向先發喜笑除損害
故又虛空藏經云爲尊長言極研磨

故爲佗人言離覆藏故當樂攝受如
是等語法集經云佛告虛空藏菩薩
言菩薩不作此語令佗起瞋不作此
語令佗起惱不作此語令佗無智不
作此語令佗無益不作此語令發無
明不作此語令佗衆生心不歡喜悅
耳快然菩薩不作如是等語又海意
經云略說於佗不生喜護云復有一
法攝受大乘謂自錯謬而常觀察於
諸衆生隨所守護
論曰此護身者不惱於佗如是佗人
亦無惱害我於此論廣大積習菩薩
利益應知常持是意謂安靜不動尊
重愛樂慚恥怖懼於佗寂靜一心親
近及於衆生而常自在淨信等事善
變若化持如是意彼護身者云何無
有湯藥衣服藥共二種謂常受用藥
及病緣藥常受用藥者如寶雲經說
是故行乞食者應作四分一者分與
同梵行人二者施諸貧苦三者餓鬼
畜生四者自食然於飲食勿起耽嗜
亦不多求乃至資養於身安住色力
如其飲食得無懈倦不令身重所以

者何彼懈倦者於此善分樂後時得
或令身重而多睡眠應知此等行乞
食者現前獲得如是善分故寶積經
云若比丘入於城邑聚落乞食應以
法莊嚴而行乞食所以者何謂若見
可愛不可愛色見已不應起違順意
如是可愛不可愛聲香味觸法見已
皆勿起違順意攝護諸根使無散亂
諦視一尋先所思法不捨作意不以
食覆於心而行乞食若得食處不生
樂著若不得處不起瞋害若至十家
若過十家不得食者勿生憂惱當發
是心此諸長者及婆羅門多作事緣
不施我食乃至未曾攝受於彼況施
我食如是行乞食者不生憂惱又乞
食時見諸衆生若男若女童男童女
乃至畜生起慈悲心若諸衆生見我
所作及施我食皆生天趣如其所得
精麤飲食受是食已徧觀四方此城
邑聚落貧窮之者我以此食而分施
之若見貧者於所乞食而爲分與若
不見有是貧窮者亦發是心以我眞
實徹眼境際所觀衆生我所乞食於

中上味願當施與持此食已詣阿蘭
若處行杜多者淨洗手足於沙門行
具諸儀式威力加持結跏趺座而飲
食之乃至欲食如是作意此身中蟲
有八萬戶共得此食皆得安隱我今
以食攝受諸蟲我得菩提復以法化
若復不足發如是心若食少者令我
身輕息除便利斷諸過惡身心輕安
又少惛睡乃至於所乞食若復多者
於食分量應行捨法於所乞食發如
是心飛鳥鹿屬希求飲食我當施彼
又乞食比丘於諸味中不應生好味
想乃至如蘜陀羅童子應淨身心不
應淨食何以故食美食已一切皆為
臭惡不淨是故我今不應求美食也
乃至不起是心謂此男子施食非女
人施此女人施食非男子施童男童
女亦復如是又云此是美食非麤糲
食若入聚落應得恭敬非不恭敬應
得富家若男若女童男童女種種美
味非貧賤家所得飲食如是勿起一
切不善作意乃至若有衆生著食味
者造惡業已墮於地獄復次有知足

若不著美味揣細受觸舌根喜足若
節約食者彼命終時得生天上人間
或餘善道若天若人食天美食迦葉
波如是行乞食比丘離於味愛調伏
其心設唯噉熟豆亦不憂惱何以故
爲求聖道趣活身命是以故食以要
言之佛言迦葉波若行乞食比丘值
天大雨雲霧等時不能乞食乃至思
法莊嚴以慈爲食住是作意若二夜
三夜欲斷食者應作是想彼琰摩羅
界墮餓鬼中以惡作故於百歲中欲
食少唾尚不可得我今安住甚深法
中不應發起身心羸劣況復勤修聖
道我今堪忍如是飢渴又總略云令
在家人爲作淨食敷座而座爲說法
要乃至彼作淨食受此食已從座而
去迦葉波行乞食比丘不應自衒諂
誑云何諂誑若爲他說此麤惡食而
復不足乃至持此多衆共食若食少
者令彼飢渴若有如是行相是名諂
誑諸行乞食比丘應當弃捨云何眞
實調食隨鉢中若麤若細及淨不淨
皆悉應食不生憂惱唯淨內心以法

調伏住聖道故得活身命乃行乞食
如最上授所問經云若人親近飯乞
食者能於自他利益圓蒲隨所了知
彼乞食菩薩言如是乃至不爲護身
當如服藥入楞伽經說斷食魚肉義
云如說菩薩修大慈故一切肉皆不
得食乃至略彼偈云觀肉所從來膿
血諸不淨修行淨行者當遠離食肉
一切肉及葱亦不飲諸酒韮蒜等亦
然修行常遠離於牀吉祥卧及離覆
油等孔隙諸衆生於中大驚怖乃至
爲利殺衆生或營財販肉是二種罪
業死墮大號叫又總略云臭惡賣可
獸常生倒懸中及生旃陀羅或獵師
屠膾生羅刹女中食肉諸種類貓貍
夜叉等是人生於彼
論曰若具知如斷肉品說或彼廣大
利益故說無過失若比丘於閻浮提
臨欲滅時作此三摩地語常令衆生
斷除於彼亦得是三摩地修大慈悲
者無有過失故寶雲經說應知不肉
食住塚壙間發生如是利益衆生若
見餘毗奈耶中所說食三種淨肉畢

竟皆斷一心捨離得淨諸見斷除我
慢樂作福者漸令教入遠離食肉又
如入楞伽經云為彼學者讀誦解說
漸次繫屬依止巧妙章句彼修行者
繫屬三種我為彼說令作斷除即是
斷彼性近殺故說名常受用藥病緣
藥者如聲聞毗奈耶說乃至我為利
益梵行皆當衣鉢治療於身況復普
救一切衆生由是菩薩見難得身於
剎那頃獲此勝福世尊見此利益以
自醫藥於脩行者是為勝見故實云
經說若得斷三種食彼時眞實或不
眞實如是行相為住身命勿取勿食
所謂酥油根莖果汁設見起對治心
而不可食若復菩薩得重病時然後
可食如其疾病命根欲盡勿惡作故
斷彼善分無起疑惑斷除是心當如
服藥最上授所聞經說著受用衣云
沙門者慚愧義故以衣覆身勿現肢
體世間天人阿修羅等作佛塔想應
知如持佛塔若不對治修離貪染使
餘清淨則增長煩惱壞袈裟衣得此
過咎為不隨樂修行莊嚴法服於善

作中而返惡作此袈裟衣爲求聖道
如對治故如一刹那項亦復於身受
持如寶積經說此因者佛言迦葉波
若復嚴飾於身而不密護壞沙門功
德法者是袈裟衣雖持於身而心不
生尊重復次迦葉波如是色相名相
似沙門以是緣故當墮地獄迦葉波
以沙門色相相似故於地獄中衣熱
鐵衣以覆頭上應器數具熱鐵所成
所有一切受用資具悉皆猛燄熾然燋
爛彼說色相相似沙門得受是苦又
寶雲經說若菩薩以身有疾肌體怯
弱不處僧坊當顯露處發如是心謂
佛如來於多功德以揀擇故對治煩
惱我亦修作如處僧坊斷諸煩惱然
於僧坊不起樂著亦不請求設得如
是施者隨所攝受應知亦勿爲我滿
足彼經又云彼臥具儀式應疊雙足
右脇而臥法服覆身正念正知起光
明想不著睡眠爲樂亦復不著彼脇
此脇及餘肢分爲樂乃至於四大種
安住調息彼地方所一切受用皆爲
利益衆生之所建立若我愛樂受用

則生瘦悴過咎如月燈三昧經云得彼
細妙滋味飲食是食非解脫相應謂
得彼食是則繫縛如象子卧非往多
行又寶積經云復次世尊說是受用信
施尒時衆中離扼比丘於此法律聞已
悲泣作如是言世尊我今寧取命終
不復得果亦不受用一信施食佛言善
哉善哉善男子斷言清淨如是行相
耻具惡作怖佗世罪佛言迦葉彼我知
信施此有二種說名解脫何等為二善
離扼比丘及餘比丘學我所行見諦
行無常領納諸受是善信解諸法無
我求涅盤寂靜者設食信施量等須
彌及餘所施畢竟清淨若受施主物
及信施食具大光明得大福報所以
者何以諸增上慳貪令作福事是為
慈心三摩鉢底復次迦葉彼若比丘受
施主所施衣服飲食已思入無量三摩
地者令彼施主於作福事所求果報
亦復無量迦葉彼假使三千大千世
界大海水竭是所修作福亦無有盡

大乘集菩薩學論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